

蒙娜·丽莎与达·芬奇

(法)彼埃尔·拉缪尔 原著

沈师光 翻译



华龄出版社

蒙娜·丽莎 与达·芬奇

(法)彼埃尔·拉缪尔著

沈师光 译

洪 元 校阅

华龄出版社

1991 北京

责任编辑：李伟

蒙娜·丽莎与达·芬奇

〔法〕彼埃尔·拉缪尔著

沈师光 译

洪 元 校阅

*

出版发行：华龄出版社

（北京西黄城根北街11号）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京南召印刷厂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25印张 22.6千字

1991年8月第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00册

书号：7—80082—125—0/I.50

定价：4.95元

译 者 的 话

彼埃尔·拉缪尔是当代用英语写作的法国作家。他以写美国名人，如爱迪生、洛克菲勒等人开始其传记作家生涯。二次大战开始，法国卷入战争，他遂离法赴美。从此决心用英语写作，并开始了艰苦的学习，学习用他所不熟悉的语言来构思和写作。《红色磨坊》是他第一部用英语写作的小说，曾风靡世界，接下来写了一部美丽动人的《欲海无边》。记述了大作曲家门德松的一生。紧接着又是一本有关德彪西的传记《月光》。

多少世纪来，蒙娜·丽莎一直是一个谜。人们一直在问，她究竟是谁？是否真有其人，还只不过是达·芬奇想像中的人物？作者以雄厚的历史资料揭开了蒙娜·丽莎的面纱。读者读后也许会感到惆怅，蒙娜·丽莎原来也只是个凡人，她在生活中也不断犯错误。但是她对使她不朽的大师——达·芬奇的关心和劝导倒是十分感人的。达·芬奇是个盖世天才，可惜他的兴趣、才能太广，不能正确发挥他的天才，又不能正确处理生活，结果穷愁潦倒一生，败在米盖朗琪罗手下，这些情况书中都有详尽的描述。

书中有一些史实，如教皇战争、法国入侵意大利等事件较为枯燥，译者忍痛删去了，但不影响对蒙娜·丽莎和达·芬奇的了解。

作者在本书首页标明此书献给美国已故总统约翰·菲尔

拉德·肯尼迪，因为肯尼迪毫不怀疑自己是蒙娜·丽莎的一个远亲。

译者

1989年于北京

前　　言

1480年的一天，一位年青、富有的羊毛商人走进佛罗伦萨的税务局申报自己的收入。申报单上自称是“安东尼奥·玛丽奥·德·吉拉蒂尼，诸多之子，家住圣灵区马琪奥大街，是尚未开始办理嫁妆的一岁女儿的丽莎之父”。

这个孩子就是要成为非常著名、非常神秘的蒙娜·丽莎。

她是谁？这个几世纪来引起全世界人的兴趣，并且以她温柔的棕色眼睛的微笑迷惑了所有探索者的女人？为什么这个富有、显贵的少女在15岁以后就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一倍的丝绸商人？为什么她丈夫并未委托人却允许她在24岁时去让人给她画肖像，而这张肖像他却又从未占有过？为什么在这张画上她没有戴结婚戒指，没有任何珠宝首饰，头发像少女般从双颊披下来，而这并非当时已婚妇女的正统发型？

说到这，我们又要问，当时达·芬奇在佛罗伦萨人生地不熟，也并未谋求为人画肖像，他怎么又碰巧去画一个佛罗伦萨的家庭妇女呢？他并不想画，他还有最伟大的作品尚未完成，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长时间在这块小杨木板上如此艰苦地工作着呢？为什么在他一生最戏剧化的时刻，正在他与米开朗琪罗展开艺术决战，全佛罗伦萨都密切注视着他们的时刻，他却在这件小事上花费无数的时间呢？

最令人不解的是，究竟为谁画这幅肖像？

1517年10月，达·芬奇已是个老人，死的阴影已经逼近，这时他终于说出了这个人的姓名。我们将要看到，他是

冒着个人的风险来公开宣布的。有一个人听到了，把它记录下来传给子孙后代。泄露出来的秘密令人吃惊得难以置信，代代学者都为此争论不休。

今天，根据更多的、广泛的文件证明，达·芬奇说的是事实。

总之，他不但证实了这张不朽之作的来由，并且揭开了—桩动人的、深沉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恋爱事件的薄纱，向我们轻声倾诉蒙娜·丽莎的秘密。

请允许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以戏剧化的传记形式写这本历史书。

提醒你们，是戏剧化，不是小说化。

它们根本不同的概念。一种是以正统的、实际的方法来写历史，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历史学家修西底德斯就已经使用这种方法了。另一种是虚构。

对有些人来说，历史只是过去事件的真实记载，多半是战争，既枯燥又精确。这种观念的毛病出在：历史根本不精确，实际上，可能除了神学外，历史是所有科学中最不精确的学科。

叙述过去几乎与叙述将来一样的不可靠。日期混乱，文件互相矛盾。历史学家对所有的事和人都意见不同。举例说，哥伦布生于泰罗尼亞①、安达卢西亚②、加利西亚③、科西嘉④、热那亚⑤以及不少于11个意大利城市，人们对自己所提出的意见都有根有据有证明。

对另外一些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历史是人民以及过去

①—⑤均在西班牙，⑥在法国，⑦在意大利。——译者注。

时代事件的复活：他们说话、吃饭、祈祷等等的方式；他们的风俗习惯、歌曲、药物、信仰以及他们的哀与乐。

最成功的戏剧化传记就是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。这是在拿破仑俄国战役中一个俄国家庭的故事。作者本人曾经是个军官，他可以写出最迂腐、最沉闷的战争调动情况。但是他聪明地把这种事情留给战略手册之类去做，而他却写出了文学上的巨著，也是历史的最佳之作。

至于我要讲的故事呢，是叙述在法国入侵时期的一个佛罗伦萨家庭妇女和她家庭的故事。我想我无论如何也比不了托尔斯泰，但是我能够以他也可能采用的方式来尽力写好我的作品。

字页间无数的注释可以使读者相信，在我试图描述这位既著名又鲜为人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夫人，她所认识的人，她所爱的两个男子以及她所生活的骚乱时代，我并未牺牲历史的精确性。

彼埃尔·拉缪尔1975年2月
于加利福尼亚洛杉矶。

目 录

第一卷 蒙娜·丽莎的家庭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丽莎登场 | (2) |
| 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小姐的生活 | (52) |
| 鼎盛时期时的丽莎初恋 | (85) |
| 青春海洋波涛滚滚 | (94) |

第二卷 法兰西入侵意大利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
| 法兰西小国王 | (137) |
| 一失足成千古恨 | (162) |
| 天哪——占有 | (194) |

第三卷 蒙娜·丽莎肖像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非常古怪的利奥纳多·达·芬奇先生 | (218) |
| 随风飘摇 | (270) |
| 尾声 | (334) |
| 幕下 | (335) |
| 人物表 | (348) |

第一卷

蒙娜·丽莎的家庭

丽 莎 登 场

钟在15世纪是希罕之物，因为它们只有一根指针，所以很不准确。而且它们既复杂又容易坏，一旦坏了，几乎没人会修。凡此种种原因，佛罗伦萨的日常生活就全以教堂的钟声为准了。

在那个三月的早晨，即将天亮的时候，一个魁梧身躯的修道士手提灯笼从大教堂走了出来，僧衣上的兜帽低低地罩住脸庞。他跨过到吉奥托塔的一段路，开始攀登那414级的台阶。不时地停下来喘口气，因为他已经不年轻了。

到了钟塔之后，他慢慢移动着庞大的身躯坐到墙上小洞眼的窗台上，双手环抱着膝盖，气喘吁吁地。在他穿着便鞋的脚边，灯笼射出一种混浊的黄光。

气平之后，他把兜帽往下一捋，露出一张双下巴颏的快活的脸，粉红发亮的头顶绕着一圈白发，像蜗牛爬出壳那样，他小心翼翼地把头伸出窗外向东窥视，看看天边是否有宣布新的一天开始的鱼肚白，但是山那边并没有亮光，黑夜还要逗留一会儿哩。

他抬头望着蓝天上闪烁着的星星，对它们的数量和亮光都惊叹不已。他虔诚地在身上画个十字。不是吗，它们是主、上帝的钻石，即使教皇或梅迪契^①也没有这么多。

①梅迪契（Medici），是15—16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市的一个有钱有势的家族，1434—1537年统治佛罗伦萨长达103年，一门还出了三个教皇。

——译者注

呀，太美了。

微风吹来，轻轻吹拂着他那几根头发。

“春天来了。”他无声地赞叹着。

是呀，再有一个星期，山上将被新长出来的草覆盖成一片绿色，杏树则将白花簇簇。人们一个冬天打喷嚏、咳嗽也将停止。燕子即将飞回来跳跃在大教堂的屋顶上。

新年②将带着通常的欢乐来临：早晨行会列队游行，下午斗鸡、杂技和一年一度的歌比赛，晚饭后，大家在公共广场上围着篝火跳舞。青年人在门口又吻又抚爱，在他们那年龄这是很自然的。

多明智的主呀，他把新年定在万象更新的春天，他的智慧与仁慈真是无边的。瞧他把佛罗伦萨放在意大利正中心放得多好，四周被这个半岛的14个公国环绕着，像一位皇后被她的侍女所包围着一样。它地处美丽的阿尔诺山谷正中心，山谷从积雪皑皑的亚平宁山脉一直延伸到大海。

有些人但愿佛罗伦萨是建在海边，那么她就能像比萨①那样有个港口。就个人而言，他并不怎么关心这个问题。并不是说他已经看过大海，实际上大海就在50英里外，他是从游罢归来的旅客口中才知道有关它的一切。

这是个浩瀚的蓝色海洋，充满稀奇古怪的鱼。暴风雨来的时候，它变成绿色，波涛滚滚，山崩海裂，吞噬了船只和

②恺撒大帝于纪元前所定的儒略历法，15世纪时还在使用，该历法规定新年始于3月25日的天使报喜节（即天使加百列通知圣母，她将生育耶稣。）

——原注。

①意大利西部阿尔诺河上的一个海滨城市，以斜塔闻名全世界。

——译者注。

水手。最后总算安静下来，但仍气息不平。它那无休止的晃动使因缺少睡眠而备受骚扰的人烦躁不安。

所有的人都这么说，佛罗伦萨就在她原来的地方好，毫无疑问，这是圣母玛利亚向仁慈的主建议她的位置的，因为这是她真正宠爱的城市，她唯一亲自保护的城市。而那些热那亚暴徒却胆敢说她也宠爱他们那悲惨的城市。他们说谎，这些土耳其人和渎神者！可是又能对流氓指望什么呢？他们还想来同佛罗伦萨的商店和银行竞争哩！

妒忌，这就是他们的本性。妒忌，像罗马人和他们的废墟残垣；像威尼斯人和他们飘浮的城市，那是可能随时随地沉没的；像那不勒斯人和他们冒烟的山，像米兰人和他们平坦沉闷的乡村——所有那些外国人，他们都但愿自己能出生在这里，在这花之城，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好。

像一个钟情的怪物，他俯瞰睡着了的城市。

“翡冷翠①！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她就在那儿，红百合共和国的首都，连同她的附庸城网布满全托斯卡纳②，她的宏伟的大教堂、她的银行、她的作坊、她的无数小礼拜堂和她110个男女修道院，她高大的石头大厦，里面住着“肥仔”③们。一会儿，他敲的钟声一响，她就要醒过来，变成一大堆棕色的、红色的房子，纵横交叉的街道，一群忙碌的商店，菜场上挤满了讨价还价的主妇。但是现在，在40英尺高的城墙后面，她安静地沉睡着。除了

①意大利语的译音，佛罗伦萨原意为花朵——译者注。

②意大利中部的一个行政区，其主要城市就是佛罗伦萨。——译者注。

③当时佛罗伦萨有7个大行会，如羊毛业、银行业等。这些行会的成员称为“肥仔”。小行业成员则多为手工业者，称为“瘦人”。——译者注

他，没有人看见她这个样子，因此，每天早晨这一段时间她是属于他的。

他又向东方看了一眼，这时山上已现微光。黑夜已成薄薄的紫色迷雾。星星暗淡了下来。像慢慢舒展的微笑，黎明在天边摇曳。

又是一天诞生了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挂在一根横梁上的小钟边，敲起了早祷钟。柔和的钟声飘下落在瓦片屋顶上。窗户上出现了亮光。什么地方一只鸡报晓了。

现在，他又走到一座大得多的钟旁边，向手掌上吐了口唾沫，把绳子缠在拳头里，用尽全身力气拉它，把催醒曲撒满天空。

那天早晨，庞大的吉拉蒂尼羊毛坊主席、羊毛公会前主席诺多·德·吉拉蒂尼，在四柱床的天鹅绒帘子里醒了过来，埋怨头昏脑胀。他说这全是因为钟楼上那可恨的叮叮当当声音。

“这个混蛋修道士，好像不但要叫醒活人，还要叫醒死人似的。”他说，要好好抽抽他，这才是他所需要的。“我要向市政议会控诉。”

“请吧，好丈夫，”他的妻子丽莎^①点点头，她过去也听过这种威胁话，所以仍然镇静地继续打扮着自己。

从帘子隙缝望出去，他看到她把一块哔叽围在细腰上，她的姿态激起他内心催眠似的，带有一种淡淡性爱的柔情。丽莎，亲爱的丽莎已经48岁了？还那么灵巧美丽。或者她已经49了？她对他真是个贤妻，但有时却要耍些小花招，又有些

①这个丽莎·德·吉拉蒂尼是尚未出生的蒙娜·丽莎的祖母，蒙娜·丽莎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——原注

俗。不过当时所有的女人都那样。上帝是这样制造她们的。

有好一会儿他的眼睛随着她转，她走到那面威尼斯镜子前面照照自己容光焕发的红脸蛋，他面带喜色地看她那顶帽子戴到她灰白头发上。

生活对诸多·德·吉拉蒂尼是仁慈的。他一辈子过得称心如意，这就使他面如满月，额无褶纹。时间只给他秃了一个脑壳，嘟噜着个双下巴颏。56岁的年纪倒像个任性的、灰白了头发的小婴儿。

“人在睡觉的时候不应当被吵醒，”他还在发牢骚，“注意！其实我并没睡着，我脑子里有那么许多事，根本没有合眼。”

她知道他睡觉像个孩子，因为她醒的时候，正好他也不打呼噜了，但是她还是很同情他。“好丈夫，你干吗不再睡一个钟头？”

他才不听她的呢，她怎么能出这种馊主意，她是不是昏了头脑？她难道不知道在作坊里有成千上万的急事在等着他吗，成千上万的问题只有他能解决，成千上万的决定只有他能作主？

“安东尼奥走了，没人帮我的忙，”他埋怨道，“没有我能真正信得过的人。”

安东尼奥是他22岁的儿子。三个月前他上法国、英国和低地国家^①购买羊毛去了。10月之前他是回不来的。

“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得起床的原因，”他轻轻掀了掀被子说道，“不必再多说了。”

^①即荷兰、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的总称。——译者注。

“你要是劳累过度病了怎么办？”她边反驳边系了系腰带。

他回答说这种风险他们也只好承担了。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希望圣母玛利亚能使他活下去，至少活到安东尼奥回来。她告诉他，圣母玛利亚不会帮助那些坚持自己毁掉自己的人。

“我求你再睡一小时吧。”

多好呀，他想，有大这样关心你，求你做反正你想做的事……但是他不能让步太快了，否则她就会趾高气扬，以为可以随便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。因此他反复说他的亲临作坊是必不可少的，特别是，现在他计划另行生产染色毛料，这是由流产的羊羔皮制成的非常暖和细软的料子。

她没有回答，只是走到床边拿起他的手放在唇边。“愿上帝保佑你，好丈夫，保佑你今天平安无事。”

“也祝你平安，妻子。”他咕哝道。

这就是30年来他们早上彼此的致意。时间把无声的柔情注入话语和手势之中了。

按惯例，她这时就要走出房间去；但是那天早晨她却留在他床边，力争说他的身体比染色毛料要紧多了，所以求他再睡一小时。他终于同意了。

“只是为了叫你高兴。”

她笑笑道了谢，这时才轻盈地飘然而去。他独自在庆幸自己的聪明。然后把被子拉到下巴颏，把身体深深埋在床垫里，不知不觉又打起盹来。

在他睡觉的时候，佛罗伦萨开始了又一天的工作日。成群的男人、女人、儿童涌上那四座石桥向圣灵区走去，大纺织作坊就坐落在这个区里。在一座7万居民的城市，其中就

有3万人从事羊毛业工作，16,000人从事绸、棉贸易。

店主挑选一部分商品摆到街上来。泥瓦匠调着灰泥浆，他们的学徒把第一批砖头运上建筑物的脚手架。梳小辫子的小姑娘钻进服装店或出售新奇商品的店家的里屋去。银行办事员在忙于准备鹅毛笔、帐本和戥子等等东西之前，先围在一座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前给她唱祈祷曲。

在新市场广场证券交易①以摇一个银铃和作个短祷开始。接着爆发出一阵经纪人的喧嚷声，他们一边打手势一边喊着股票行情、定购等等，跳来跳去活像在圣水中跳着魔鬼。

教堂里，打着哈欠、衣冠不整的画家又重新画起圣画来，画那些长着大胡子的圣徒、流血的殉道者、支着金翅膀的天使等等。在韦洛齐奥商店——一种艺术商店和技术学校的混合体——在画室头头，一个英俊、23岁的利奥纳多·达

芬奇友好的目光指引下，穿蓝色紧身裤的学徒们正分别在石头钵里磨颜料，用沙擦相框，或者用木炭模仿着绘制大师的作品。

诺多被齐里戈拉的进来弄醒了，这是个健壮的东方女人，披一条黄色头巾，穿着一件蓝色布衣。

“祝福你，老爷。”她说道。

“祝福你。”他回答，看着她把一罐热水放在脸盆旁边。

她已经四十几岁了，大屁股，动作迟缓。但是他想起她曾经多么美过，她13岁的时候从威尼斯来，被他从奴隶拍卖场上买来了。她曾经是鹿眼睛，薄嘴唇，淡琥珀色的皮肤。有好

①当时佛罗伦萨的股票交易，每天的营业额达200万弗罗林（合800万美元），超过了伦敦在19世纪中叶的交易额。——原注。